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上海文化与都市文学的发展与嬗变”(05JJDZH1237)

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学研究丛书



文化巨匠鲁迅 与上海文化

杨剑龙 主编
梁伟峰 著

Wenhua Juji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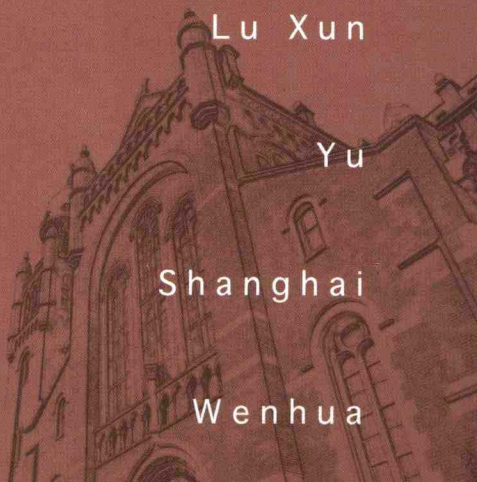
Lu Xun

Yu

Shanghai

Wenhua

上海文化出版社



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学研究丛书

杨剑龙 主编

文化巨匠鲁迅与上海文化

梁伟峰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巨匠鲁迅与上海文化 / 梁伟峰著.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2

ISBN 978 - 7 - 80740 - 870 - 3

I. ①文… II. ①梁… III. ①现代文学 - 文学研究 -
上海市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4795 号

本书由上海文化基金会资助出版

出 版 人

王 刚

责任编辑

王 珺 熊雪芳

装帧设计

汤 靖

书名

文化巨匠鲁迅与上海文化

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网址: www.shwenyi.com

印刷

上海港东印刷厂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9

版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80740 - 870 - 3/I·626

定价

33.00 元

告读者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

T: 021 - 59671164

总 序

从文化与文学互动中研究上海文学

杨剑龙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被视为文学研究“方法论热”时期，域外的各种文学理论、研究方法被先后介绍进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几乎成为了文学研究新方法的演练场：英美新批评、原型批评、阐释学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精神分析批评、接受美学批评、结构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囫圇吞枣式地运用新观念新方法，成为当时文坛的一种现象。回眸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模仿多于创造，求新长于深入，形式大于内容，过程重于结论。虽然，当时学界诸多人士对于文坛的这种新概念新名词漫天飞的现象多有诟病，但是现在看来，倘若没有那时候的模仿与求新、形式与过程，我们的文学批评也许仍然会单纯延续传统的社会学、历史学、美学批评等方式，我们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也会止步不前。

在探究与追踪西方的文艺理论与批评方法中，新批评以文本为唯一的研究对象，原型批评从集体无意识关注原始意象，阐释学批评根据文本本身来了解文本，女性主义批评从颠覆男权争取女权角度观照文学等等，也

许人们看到文学研究又落入了相对狭窄的研究视阈。20 世纪 90 年代，文化研究理论的引进与研究方法的兴盛，一定程度拓展了新批评、阐释学批评过于关注文学的内部研究而忽略文学外部研究的倾向，成为文本中心主义的某种反拨，在大众文化盛行、社会批判意识回归过程中，文化研究得到文学研究界广泛的认同和运用，文学研究拓展出一片新的天地。

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在《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中指出：“上海，连同它在近百年来成长发展的格局，一直是现代中国的缩影……上海提供了那用以说明现代中国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新事物的钥匙。”（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5 页）由于上海飞速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由于上海在中国乃至世界重要地位，上海一直受到世界的关注与研究，可以说已经构成了一门新兴学科——“上海学”。从文学发展的历史看，上海重要的历史地位与影响毋庸置疑，世界上新的文学理论、文学思潮、文学作品大多通过上海引进中国，上海也成为追随世界文学潮流运用新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方式进行文学创作的实验场，从而逐渐影响到中国文学的嬗变与发展。

对于上海文学的关注与研究，历来成为中国 20 世纪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从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美学角度展开对于上海文学的研究，呈现出文学外部研究的某些缺憾；从新批评、阐释学、结构主义批评等方式展开对于上海文学的研究，又呈现出文学内部研究的某些不足。文学的文化研究在某种方面弥补了某些不足，虽然文化研究在总体上仍然是文学的外部研究，但是倘若我们结合文学的内部研究的方法，可以弥补如上某些缺憾。

人们在阐释文学的文化研究时，往往强调文化与文学的互动：用文化学方法来研究文学，借助文本来研究文化。我们运用文化研究方法研究上海文学，也正在于文化与文学之间的互动，意在通过对于上海文化语境的分析，研究上海文学的发展与嬗变；通过对于上海文学发展与嬗变的研究，分析上海文化的内涵与特征等。采用文化研究方法研究上海文学，拓宽了我们研究的视阈，拓展了上海文学研究的境界。在运用文化研究方法过程中，我们仍然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运用其他有关的研究方法，使我们对于上海文学的研究更加切实和丰富。

“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学研究丛书”共八部，分别为《文化巨匠鲁迅与上海文化》（梁伟峰）、《上海市民文化与现代通俗小说》（张登林）、《上海出版业与30年代上海文学》（冉彬）、《都市风貌与海派气质——清末民初长篇都市小说与上海叙事》（吴智斌）、《世界潮流中的海派文化与海派小说》（林雪飞）、《上海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杨剑龙等）、《上海文化与上海唯美主义文学思潮》（赵鹏）、《都市上海的发展与上海文化的嬗变》（杨剑龙等）。该丛书的意义和价值大致有如下方面：1、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比较全面地研究了上海文学，深化与拓展了对于上海文学的研究，在研究视阈与研究方法上具有创新价值；2、涉及通俗文学、海派小说、唯美主义文学、自由主义文学、左翼文学、清末民初小说等诸多方面的系统研究，丰富发展了对于上海文学的研究；3、立足于从文化角度研究上海文学，尤其注重研究上海文学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深化与拓展了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研究；4、该丛书在诸多方面都具有填补某些空白的价值与意义，对于深化对于上海文学的整理与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该丛书的论题有的是我给著者的，有的是著者自己设立、经我认可的，丛书中的每一部我都分别予以指导，不少著作是几易其稿，每部著作的字词句甚至标点符号我都作了修改。

“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学研究丛书”获得了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的资助，获得了上海文化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致以我们真诚的敬意与谢意。

该丛书的研究视阈为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学，所涉及的领域十分广阔，必然有诸多缺憾与不足，敬请诸位行家指正赐教。

该丛书可以作为有关学者、研究生的参考书，也值得大学本科生、文学爱好者阅读。

是为序。

杨剑龙

2011年7月20日

于瞻雨楼

目 | 录
CONTENTS

总序 / 0

前言 / 1

第一章 认识上海文化 / 6

第一节 上海文化：多元复合的近代城市文化系统 / 7

第二节 三种亚文化“碎片”：租界文化·海派文化·左翼文化 / 24

第二章 鲁迅视野中的上海文化 / 32

第一节 “能标叛帜即千秋”：鲁迅对上海文化的批判立场 / 33

第二节 “多几个呆子是好的”：鲁迅及其创作与“上海人” / 57

第三章 鲁迅与租界文化 / 83

第一节 租界文化：中西混合的近代移民文化 / 84

第二节 租界中的鲁迅：都市堑壕中的文化散兵 / 93

第三节 鲁迅视野中的租界文化人格：西崽相·流氓气·才子气 / 112

第四章 鲁迅与“海派”文化 / 149

第一节 “海派”文化：工业时代的市民通俗文化 / 151

第二节 鲁迅与“海派”文化精神 / 160

第五章 鲁迅与左翼文化 / 193

第一节 左翼文化：带有沪腔沪调的严肃话语 / 195

第二节 亭子间文化：波希米亚气质的青年文化 / 210

第三节 被“浪子”反抗的“浪子之王”：鲁迅与亭子间文化 / 231

结语 “这虽然沉默的都市中，还有我的生命存在” / 255

参考文献 / 264

后记 / 274

前 言

文化巨匠鲁迅给近代中华民族留下了一个真正称得上矫健的灵魂，也留下了一个难以索解的文化精神之谜。他的灵魂深处纠结的东西太多了。他是广漠历史荒原上的永恒过客；是执著于现在的抗争的“这样的战士”；是稠人广众中寡言少语的异类；是生活中蔼然可亲的良师益友；是喜欢寂寞而又憎恶寂寞的孤独者；是时代精神与历史正义的敏锐把握者。他既深谙世态、洞察人情，又常葆一颗赤子之心，以一种执拗地反礼俗的姿态现身。他既被捧为“青年导师”，又被称为“世故老人”，生前不断被左翼青年“浪子”们挑战，身后却又被右翼文人加以“浪子之王”^①恶谥。这样的一个人“受了满身的疮痍的灵魂”^②，在上海度过了他绝不能

① 郑学稼：《论我国文学家及其作品》，原载《中央周刊》第4卷第4期，1941年9月4日。

② 林语堂：《鲁迅》，原载《北新》第3卷第1期，1929年1月1日。

称为惬意的最后十年，就此而言，这个坚强孤高的灵魂在这座城市是没有得到真正舒展的。鲁迅一直对环境对他的限制耿耿于怀，就在逝世前不久，他还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告白除上海外他“无处可走，到处是伤心惨目”的“可惜”^①，另一方面，这个坚强孤高的灵魂直面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时，从来没有低下他那高傲的头颅。同时代没有哪一个作家，在那十年中能够像鲁迅一样于文坛如此善作青白眼、褒贬由心、运笔如椽，能够像鲁迅一样战斗姿态屹立不倒，始终保持睥睨群小、横扫千钧而又游刃有余的气魄，保持对批判对象的主要源于人格和笔力的巨大精神优势，保持上海文化界对他作为文坛领袖级人物的承认。鲁迅在上海，一方面倍感寂寞和闷，一方面也有着对自己雄健笔力和话语创造能力的自信，如其在逝世前不久的自谓：“其实我在作家之中，一直没有失败，要算是很幸福的。”^② 鲁迅在创作成绩、事业成就方面的自评一向谨慎备至，如斯说法足见他的自信了。事实上，鲁迅上海时期的文化业绩、思想精神、政治姿态、话语创造等诸多方面，都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往往深藏着内在冲突。他在生命历程的最后十年，各个方面的得与失，至今仍然有很不一致的评价，而如果要对后期鲁迅有深入和全面的体察，就不应当离开对制约鲁迅的“上海”因素的衡量，离不开从上海文化视阈作出的观照。在这个意义上，从上海文化角度研究鲁迅，揭示鲁迅与上海城市和城市文化的互动关系，也是解读后期鲁迅所必需的一把钥匙。

上海是中国近代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在中国近代史上上海一直是经济中心，并且在文化上也经历了从重镇到中心的转变。上海文化对整个中国近代文化有深刻影响，而上海的文化人则属于塑造上海文化的最宝贵的主体力量。近代上海是一个吸纳全国文化人才最多的移民城市，众多的文化移民是上海文化中最活跃、最具有创造性的载体和群体，这些文化人与上海之间，相互创造的同时也相互制约。“上海为他们提供了生存和从事文化创造活动的场所和条件，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生存和从事文

① 鲁迅：《360929 致曹白》。

② 鲁迅：《360318 致欧阳山、草明》。

化创造活动的方式，而他们每个人的存在和文化创造活动，在总体上营造了上海的文化氛围，左右着上海的精神面貌。这是一种双向同构、相辅相成的关系。”^①所谓鲁迅与上海文化的互动，探究的就是这种“双向同构、相辅相成的关系”的真实面貌。

上海文化作为一种城市文化或都市文化，仍属于广义的区域文化范畴。对鲁迅与上海文化的关系的研究属于作家与地域文化的关系研究。中国的近代文化版图由不同种类、不同色彩的区域文化拼接而成，而从区域文化角度探讨近代文化和文化人，被公认为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和研究途径。考察上海文化与鲁迅的关系，是区域文化与近代文化、文学、作家的关系研究的应有之义。从上海文化的角度研究鲁迅，探讨上海文化怎样影响了鲁迅，怎样“规定”了鲁迅上海时期的生命存在，鲁迅又怎样影响了上海文化，可以使人们进一步拓展和深入对鲁迅的认识，并有助于人们对上海文化及其特性的进一步了解。上海文化以上海地区作为它的地理范围和城市载体，接受了传统江南文化的哺育，但其恢弘气象已经超出了传统江南文化的范畴，它所具有的内涵和影响力已经逸出中国一般的地域文化，而成为近代中国最先进的文化形态之一，在中国面向近代化的转型过程中起到了突出的先导作用。从这个角度看，对鲁迅与上海文化关系的研究，意义超出了对鲁迅与一般地域文化关系的研究。

鲁迅与上海文化两者，均在中国近代以来最为重要的文化现象之列。鲁迅是中国近代最为重要的文化人物，作为“民族魂”，鲁迅的存在和由此产生的反响，是中国精神文化史上的重要景观。他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和文学作出了杰出贡献，他的伟大和重要的历史地位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承认，历史日益证明他思想的深刻性和预见的正确性。

鲁迅的后期存在是在上海的存在，他的文化生涯、精神历程、文学生命，有一半留在了上海。上海是中国近代首屈一指的大都市，有着工商业中心、贸易中心、文化中心、航运中心等多种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地位。

① 方全林：《二十世纪文化名人与上海·序》，方全林编：《二十世纪文化名人与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上海自1843年开埠、辟设租界后，短短几十年中崛起为远东巨埠，并出现了发达的市民的、商业的、世俗的、移民的社会文化，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富有近代性的社会文化模态。上海文化堪称中国近代最重要、最具有近代意义和辐射能量的城市文化。

鲁迅后期的辉煌，或所谓的“光辉十年”，是在上海文化氛围中铸成的。鲁迅和上海文化的关系研究，自然是鲁迅研究的应有之义。鲁迅与上海、上海文化的关系，也不会仅停留在较为表浅和外在的层面上。上海特定的社会氛围、文化气候、政治生态，作为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上海“空气”，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上海时期鲁迅的所思所想所为，决定了鲁迅的文化行为和话语创造的模式和进行方式，决定了鲁迅的喜怒哀乐，决定了鲁迅的生存姿态。上海时期鲁迅的整个生活和文化活动、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事业，都受到上海情境的有力制约。另一方面，鲁迅在上海的存在，尤其是他作为上海左翼文化的代表，对于当时及以后的上海文化格局、文化氛围以及文化创造又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各种影响。鲁迅的社会和文化观察善于从人格和心理层面切入，决定了他与上海文化的互动内容的深刻性。鲁迅对上海文化作出的较具深度的评价和思考，对上海文化的健全发展必定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注目鲁迅与上海文化的交集地带，侧重从文化视阈观照鲁迅，探究上海文化在怎样的程度和意义上“造就”了鲁迅，鲁迅如何对上海文化建设作出贡献，全面综合地考察、研究、分析鲁迅与上海文化的关系，再现鲁迅与上海文化的历史的互动关系，均有待深入。

文化的本质是人类通过一定的象征符号和媒介实现的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和互动。我们在讨论上海文化时，主要是在十分宽泛的“生活方式”意义上使用“文化”一词的，指向某种特定生活方式符号的创造与使用。本书中的“上海文化”也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是“上海人”的独特“生活方式”，是体现在制度、社会关系、信仰系统、道德和风俗以及物质生活中的意义、价值和思想。究其实质，上海文化是建构“上海人”的社会关系和形式的方法，同时也是理解、阐释这些形式的途径，本书所讨论的上海文化，实际上是一个可以容纳多种文化样式

的系统性概念。

多年来，一般学术认识中的后期鲁迅，与其说是“在上海”的鲁迅，不如说是左翼文化运动中的鲁迅，是附着于 20 世纪 30 年代左翼文化运动主潮、主轴之上的鲁迅，而不是在上海城市文化语境中的鲁迅，后者有着视角过于单一的弊病。事实上，单一的政治革命视角，在很大程度上以左翼文化运动遮蔽了理解鲁迅尤其是后期鲁迅十分重要的“上海”、“上海文化”因素。过多的从政治革命视角阐释鲁迅的上海存在，已经造成了话语重复、阐释饱和、意义重叠的后果。无疑，这种既有的认识格局需要突破，单一的视角需要转变。我们试图作出这种突破和改变，把自己的鲁迅研究内容整体上纳入到上海文化的视野中来，我们试图在全面观照鲁迅和上海文化的碰撞和对话的基础上，对鲁迅与上海文化关系的其因其果进行理论透视，更加深入地探究鲁迅的文化态度，努力从对两者互动关系的归纳中得出具有鲜明时代性和现实意义的理论成果，在彼此的映照中深化对鲁迅及上海文化的认知。乃至在此基础上推进对鲁迅与近代中国文化关系的探讨，更深入地认识上海文化及中国近代文化。总之，“鲁迅与上海文化”应该说是一个具有相当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

第一章

认识上海文化

我觉得广州究竟是中国的一部分，虽然奇异的花果，特别的语言，可以淆乱游子的耳目，但实际是和我所走过的别处都差不多的。倘说中国是一幅画出的不类人间的图，则各省的图样实无不同，差异的只在所用的颜色。黄河以北的几省，是黄色和灰色画的，江浙是淡墨和淡绿，厦门是淡红和灰色，广州是深绿和深红。^①

这是 1927 年鲁迅谈到自己对广州的印象时的说法。鲁迅一生足迹所到之处，比起同时代很多文化人来绝对不算多，然而以他对人情物态的一贯的敏锐观察和深切感受，对于自己有限的居留之处的“神情”，比较注意归纳，是有着他自己独特的把握的。这里，他涂抹在“不类人间”的

① 鲁迅：《三闲集·在钟楼上》。

中国几个省份地域上面的“颜色”，当然不会简单指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界中的颜色而言，而是十分“表现主义”的，传达的是他对各地的“神情”的把握，其实是对地域文化精神的印象。鲁迅所谓“黄色”、“灰色”、“淡墨”、“淡绿”、“淡红”、“深绿”、“深红”各有怎样的意蕴？深浅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分别？或许我们今天已经难以真正完全索解，但鲁迅用不同或深浅有异的几种颜色来表现他所居留过的不同地方，这本身就表明他的地域文化感觉是非常自觉和细致敏锐的。上海文化作为一种城市文化，属于江浙地域文化范畴，或许顺理成章地在鲁迅眼中是“淡墨和淡绿”色的了。要探讨在鲁迅对上海“所用的颜色”下面，藏有怎样的丰富信息，就先要对上海文化的基本面目和大体轮廓有一了解。

第一节 上海文化：多元复合的近代城市文化系统

一、文化的“生活方式的符号”定义

“上海文化”名目的出现，上海及其文化的彰显，都是中国近代以来的事。在1843年开埠以前，上海在中国的城市版图和文化地图上，在苏州等邻近城市的光环辉耀下，没有突出地位。开埠以前上海的文化长期和江南文化一体同调，从中国文化的整体角度观察上海的文化没有独立意义。一般作为文化术语的“上海文化”，基本都是指上海近代以来的文化而言，它的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内涵是在上海开埠以后才获得的。鉴于1949年以后上海的城市角色和城市文化发生了重大转变，可以说上海之所以成为上海，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这大约一百年才是最为重要和关键的历史阶段。

近代的上海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形态向近代形态转型的前沿地带，具有开启、引领中国近代文化的标帜性意义，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前进步伐在这里得到具体体现。上海的这种独特地位使它的演变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成为开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把钥匙。文化以社会为容器，作为近代上海反映的上海文化，也具有不寻常的文化史和思想史上的意义。上海文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精神变迁的一个缩

影。它从一个侧面勾画出了中国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与交汇下走向近代化的风雨历程，并为整个中国文化发展提供经验教训和历史启示，而对上海文化的认识也需要一种开放式的、全局性的眼光。

认识上海文化，首先有必要交代本书中“上海文化”中“文化”一词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的。

作为一种万能的言语和说不完的话题，文化似乎无所不是、无处不在，成为人类社会最复杂的现象之一。文化的概念人言人殊、分歧丛出，定义之多之杂，已经成为文化史上的一道风景。

众所周知，文化一词，历史复杂且往往随着领域的不同含义也不同，这是一个历经几百年的发展而成的含义广泛的词语。事实上，对“文化”的最广为人接受的意见还是从现象描述得出的人类学的意见，大多数文化研究者也基本上采取了这种立场。在人文科学、文化研究领域，文化一词在“习得的、首先是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符号的特质”的意义上的运用最为广泛。它用来指“使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显得与众不同”的符号的创造与使用，无论这种生活方式是属于民族的、一个时期的、一个群体的，或者普遍意义上的人类的。^①这就是说，文化可以指代一定民族、群体、社会的活生生的生活方式。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符号的文化，自然能够把文化的物态形式与知识形式都和特定的生活模式结合在一起。

本书中所谓上海文化，其中的“文化”概念主要是在相对宽泛的“生活方式的符号”意义上使用的。它既不是从最广泛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总和的意义上使用的，也不是从狭窄的专指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的意义上使用的，而是在上述所谓“运用最为广泛”的“习得的、首先是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符号的特质”的意义上使用的，是社会性定义，指向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的符号的创造与使用。这样的文化概念的内涵，被认为“既狭窄又宽泛”而与文化研究相宜。狭窄指它并不试图概括所有的一般文化形态，而仅仅是指特定人类群体的文化而言。宽泛

① 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修订版）》，陶东风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是指对特定人类群体文化而言，它并不仅仅涉及这个群体中的意识形态，而是扩展到这个群体的整个生活方式。如此，“文化的研究才成为可能”。^①本着在广狭“文化”概念之间取其中的原则，本书中的上海文化也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上海城市社会群体或曰“上海人”正是在文化的这个层面上发展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并且在这个层面赋予他们的社会和物质生活经验以表达形式。通过这个形式，“上海人”的社会存在和物质存在得以进行。上海文化应该是“上海人”的独特“生活方式”，是体现在制度、社会关系、信仰系统、道德和风俗以及物质生活中的意义、价值和思想。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上海文化，可以把属于它范畴之内的物态形式与知识形式都和特定的生活模式结合在一起，而上海城市的精神文化和城市人格内容也都在这种“生活方式”的层面上得到表达和体现。上海文化是一种独特的形式，上海城市生活的物质和社会组织通过它而表达自身。上海文化是建构“上海人”的社会关系和形式的方法，同时也是理解、阐释这些形式的途径。

二、上海文化的概念、内涵和特征

（一）上海文化是一种城市文化、都市文化

上海是一座城市，上海文化也是典型的城市文化，它以上海地区作为地理范围和城市载体，又与上海的近代城市化、都市化进程并进。上海文化与上海城市分不开，上海文化的发展是随着上海城市的发展而发展的。

城市不仅是“一个独特类型的定居地，并且隐含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及现代意蕴”^②。城市的凝聚特点决定了它是培育城市文化的温床，它为城市文化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空间和环境。与农村文化比较，城市文化具有开放性和多样性的特征。作为一个主题空间的城市是人格化的，从来就映射着民族的、时代的与人格的光辉。城市文化是一座城市的

① 王一川：《大众文化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② 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4页。